挺立的芒花

文／李惠雅　大林慈濟醫院社工員

在秋天盛開的芒花，看似柔弱易折，卻總是堅強的挺立在山坡上……

小鳳的娘家在越南，如同多數外籍配偶一樣，二十出頭歲的花樣年華就嫁至臺灣，原以為就此可以過著比家鄉更順遂、更富裕的生活，哪知卻是另一段人生考驗的開始……

越南女孩婉拒協助　扛起跨國聯姻重擔

五十歲的先生阿偉父母雙亡，尚有一位弟弟，但兄弟倆自年輕就關係不佳，各自生活後也完全無聯繫；他在尚未娶小鳳之前就獨居於老家，偶爾做做臨時工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與酒杯為伴。兩人差距二十多歲的婚姻生活從一開始就不和諧，阿偉依舊維持一天捕魚、三天曬網的工作態度，每天喝個爛醉就像是例行公事。入不敷出的生活，讓小鳳剛嫁來臺灣，在尚未取得身分證的狀態下，就偷偷地到家中附近的茶園工作；甚至當兩人的獨子出生後，阿偉日復一日酗酒的惡習逐漸嚴重。

第一次看到小鳳，是在阿偉的加護病房會客時間，嬌小未及一百六十公分的身高，清秀的臉龐，略帶著無奈、滄桑的神情。雖說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，但她其實已經對醫院很熟悉，這是阿偉第二次因為酗酒惡習引起的住院，前次住院因為酒後路倒，導致顱骨開放性骨折及腦出血，當時在醫院治療一個多月才穩定返家。我走近小鳳身邊，輕聲地自我介紹及問候，她紅著眼眶看著我，忍住眼淚，兩個人就沉默地看著病床上

的阿偉好一陣子，小鳳才開口訴說她的擔憂。因為先生的再次住院，讓她必須經常暫停工作來院探視，身為家中唯一經濟收入的自己，相當擔心會因頻繁請假而被迫辭職；又因為五歲兒子患有氣喘，常常早晨起床、天氣變化就會發作，她必須隨時在旁留意。

經過幾日治療，阿偉病況穩定後轉至普通病房。即使有私人保險可給付部分費用，經過幾番考量，小鳳還是決定親自照顧先生，省去僱請看護的花費，尚未就學的兒子則是請她的媽媽從越南來協助照顧。那段期間我經常到病房探視阿偉，一方面關心病情恢復狀況，一方面則是與小鳳討論醫療費用及申請社會福利資源的事，但她總是婉拒社工的幫忙，認為前次住院已經受到醫院與社會上的協助，這次再入院都是因為先生的惡習引起，所以即使再辛苦也要靠自己承擔起來。這一次阿偉住了二十天後出院，因為尚未恢復自理能力，小鳳暫時讓先生住進護理之家。

認命而堅強　只為別人流淚

一個月後，先生又從護理之家入院，短暫地住了一週後出院，小鳳考量機構費用問題，所以把稍可自理的阿偉接回家中照顧，也省去機構、

社工員李惠雅透過輔導異國婚姻的經驗中，看到許多外籍配偶的善良與強韌的生命力。

住家兩邊跑的忙碌。半年後的某天，小鳳到辦公室來找我，因為不識中文字以及口音的關係，無法順利與保險公司處理給付問題，所以請我協助。原來，阿偉又再次入院了，半年來小鳳悉心照顧、陪同復健，讓阿偉恢復到可自理的狀況，誰知道一能自理，阿偉又開始酗酒。這次跌倒再度傷到腦部、陷入昏迷，好不容易休息一陣子的小鳳又重回蠟燭兩頭燒的生活，這一忙是近兩個月的住院，而阿偉從此變成植物人。

小鳳在我眼中是位很堅強又認命的家屬，經歷這麼多次住院，不論多麼無奈、難過，卻幾乎沒看過她哭泣，記得唯一一次哭是來找我討論阿偉病況，因為醫師向小鳳談到他已經不會清醒，建議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。即使阿偉為家中帶來了許多問題，但卻從來沒有抱怨過一句話，那時候的眼淚是因為不捨丈夫。阿偉出院後已經呈現植物人狀態，小鳳只能再將他送回護理之家，而那一陣子適逢秋冬，兒子的氣喘幾乎天天發作，急診室又是小鳳另一個不得不熟悉的地方。

後來阿偉陸續入院近十次，小鳳未曾因此向我要求社會福利資源的補助，甚至有次婉拒不了雇主給她兩千塊錢的幫忙時，還專程到醫院向我表達要捐款的意願。這些年來，只有當她自己試過了各種方式，卻因為不識字等狀況仍無法解決問題時，才會尋求我的協助。

樸素而單純　堅定地生活

二〇一四年初是阿偉最後一次住院，這一次小鳳仍然沒有來找我幫忙；而當我再次見到她時，是她獨自辦完丈夫後事的半個月，剪了個俐落的短髮，特地來告知阿偉已經離開的事。聊起近況，小鳳說，阿偉走的那一天是半夜，她接獲護理人員通知後來院，一個人在醫院內害怕地全身發抖，卻還是硬著頭皮處理。當初以為阿偉往生後，辛苦的時間就過了，哪知辦後事時，因為完全不懂喪葬習俗、也無人可幫忙，半夜守靈時因為家中僅有自己與兒子，顧慮安全只能把鐵門關上，卻因此受到鄰居們跟遠親的閒言閒語。阿偉最後的這段路，小鳳雖然語帶輕鬆地提及，卻感受得到她還是走得跌跌撞撞……

看到秋季盛開的芒花，讓我想起小鳳。芒花沒有亮麗的色彩、迷人的花瓣，只有簡樸的樣貌，挺立在山坡上，如同她，即使遇到很多困境，也還在適應這個國家的風俗民情，仍然能單純地付出，堅定地向前生活。